

历史人物趣谈

文 / 李秀贤



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才华横溢，巾帼不让须眉，被誉为婉约词派代表、“千古第一才女”。但是，因她的个性化，授人口实，令人闲是闲非。

有人说她是“酒鬼”，就因她在词作中频繁使用“酒”的意象，两首《如梦令》就分别写到“浓睡不消残酒”和“沉醉不知归路”。有人说她“好赌”，就因她在《打马图经序》中写道：“予性喜博，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，每忘寝食。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，精而已。”有人说她“好色”，就因她在《点绛唇》中，对来客“倚门”窥视，少女怀春，有轻浮气息；在《丑奴儿》中，含情脉脉地对老公弹琴求爱。有人说她是“泼妇”，就因她在丈夫去世后，49岁时“再嫁”张汝舟，不久宁可坐牢也“告夫”并“休夫”。这些都是无稽之谈，说法荒谬极至。

人们为什么这样对她妄议诋毁？应该是李清照德高毁来，也应该是世俗对于一个名女人的谣诼诬谤。纵观李清照的人生经历，她所处的时代容不下她，但也离不开她。正如余秋雨在《北大授课》

李清照的当行本色



作者 李秀贤

李秀贤，字开璜，男，1964年出生，海南省儋州市人。一直从事学校的管理工作，闲时勤于读写。出版著作：《口占成诗》（湖南人民出版社）、《随心说事》（香港新闻出版社）等。

第四十二课《一群疲惫的文学大师》中所说的：“时代容不下她，她却成为时代的代表。”后来的时代也放不过她，但人们不得不肯定她的文学地位和影响。正如明代杨慎所说的：“宋人中填词，李易安亦称冠绝。”清代沈谦在《填词杂说》将李清照与李后主并提说：“男中李后主，女中李易安，极是当行本色。”近代胡适在《国语文学史》中称“李易安乃是宋代一个女文豪。”

我最早对李清照的认识是读她写的《夏日绝句》：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读后，对于诗中表达的豪杰之士慷慨殉难的壮怀豪情，感触极深。后来，特别喜欢她的词，写了《“瘦”出自己的风格》，阐述她的作品常用一个“瘦”字，用得细腻，用得深情；“瘦”得情真意切，“瘦”出了自己的风格。2009年10月14日，我在济南趵突泉公园，瞻拜心仪已久的李清照纪念馆，缅怀这

位曾“词压江南，文盖塞北”的“词国皇后”。

最近，我对李清照的词作和人生经历，作比较深入的思考，又有了更深的感悟。我比较认同的观点就是陈迥冬先生在《宋词纵谈》中所说的：“李清照不是女神，不是女奴，而是女人。”李清照生于书香门第，少年便有诗名，才力华赡；成长后，才华横溢，誉满文坛，风格独到，成为一代文豪。但是，她没有“女神”的神明或至尊。她的一生，伴随着北宋灭亡政权南迁，经历了前半生无忧，后半生凄苦的跌宕起伏。她不是“女奴”，因为她没有被束缚在“三从四德”的狭窄天地，才、学、识达到一般古代妇女难以达到的高度。她就是一个“女人”，少女时性格开朗，豪爽潇洒；长大后多愁善感，清丽娟秀；战乱中，丧夫流离，孤独悲哀。

我比较赞成冷成金教授在《唐诗宋词研究》中所说的：“李清照在当行本色中展现闺情、爱情、

别情和国破家亡之情。”她出生于士大夫家庭，父亲李格非是著名文豪苏轼的门下，母亲是状元王拱宸的孙女，出嫁后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搜集整理。她有丰厚的物质基础、闲适的生活条件和深厚的文学根底，但是她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相关，与亲人生死离别相联，面对国破家亡，她无法安生。因此，旷世之才和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，练就了她直面人生，敢说、敢写、敢做的性格。作为一个词人，她经历战乱、生活于动荡的封建王朝的底层，又处在社会思想的制高点，她看到了许多别人看不见的事情，追求一些别人不曾追求过的境界。她在当行本色中抒写闺情、爱情、别情和国破家亡之情，前期作品反映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，题材集中于写自然风光和离别相思；后期作品主要抒发念旧、怀乡、悼亡、思国的情感，表达自己在寂寞生活中的浓重的哀愁和孤独的惆怅。

从她的作品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她以平民之份，思公卿之责、念国家大事；以女人之身，求人格平等、追爱情之尊。从她的人生经历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她背着沉重的国难、家难、婚难和学业之难，凡封建专制所造成的政治、文化、道德、婚姻、人格方面的冲突、磨难都折射在她那黄花般瘦弱的身子上。正因为如此，她无论对待政事、学业、爱情、婚姻，都决不随波逐流，也决不凑合入俗。她从不会作媚假传声的表态或逢场作戏随意敷衍，为人处事都体现内心的直诚，在生活的磨砺和文学



的陶冶中造就了她豪放、刚烈、好胜、达观的个性，而她的个性又如熠熠闪光的钻石，具有多面性和繁复性，既开明又传统、既快乐又忧伤、既坚强又脆弱。

可以说，她当行本色，铮铮傲骨，热血豪情。她将“语尽而意不尽，意尽而情不尽”的婉约风格发展到了顶峰，赢得了婉约派词人“宗主”的地位，让人“眼热”。她写的《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》两首，笔势纵横地评议前朝的兴废，借嘲讽唐明皇，告诫宋朝统治者别忘前车之鉴，令人拍案叫绝，但也使皇族和官僚们不爽。她写了一篇《词论》，把前辈柳永、张先、宋祁、晏殊、欧阳修、苏轼、王安、秦观、黄庭坚等都挨个儿批评了一遍，并说自己的词是“别是一家，知之者少”，得罪了太多人。

自然而然，一些封建士大夫，不愿意接受她的豪放、刚烈、好胜、达观，也无法理解她那超越时空的孤独和无法解脱的悲哀。但是，人们不得不肯定，她是当行本色的“千古第一才女”。

2020年6月3日于儋州那大